



下雪了。

也是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那一年，江淹在钱塘江北岸的定山送别了友人。定山边的赤亭是他们分别的地方。君向潇湘我向秦，回程的舟行至浦阳江畔的渔浦，江淹遇到了大雪，仿佛是上天要让他留恋远去的朋友，他就在雪雾弥漫的渔浦下锚，回望那在雪中缥缈的定山，回想起离别时的酒与泪，“夜永起怀思”。

有许多事可以放下，特别是魏晋的文人们。财富与地位有时便真与粪土无异，可唯有友情，让他们永远难以割舍。这是今人读那段文史的深刻体会。

钱塘雪外有飞仙

文陈默



江淹送走的朋友叫谢惠连，作为“王谢堂前燕”那个谢家的一分子，他流连在钱塘江的山水之间，留下了许多吟咏的诗作。他们分别的定山并非现在湘湖的定山，而是西湖区的狮子山。“钱塘西南有定山，去富春又七十里，横出江中”。

毛奇龄在《杭志三诂三误辩》中说：“西岸有定山，东岸有渔浦，夹江而峙。”谢惠连也曾在这广阔的江面上，怀念他的族兄谢灵运。

那也是一个有雪的日子，谢惠连行舟在这如画的江山中，想起远行的兄长，他写道：“昨发浦阳汭，今宿浙江湄。屯云蔽曾岭，落雪灑林丘。”因为谢灵运也曾驻足于此，在江淹与谢惠连分别的地方，留下了自己诗作。

他说：“宵济渔浦潭，旦及富春郭，定山缅云雾，赤亭无淹薄。”所有的长亭都是为旅人所筑，他们驻足稍留，只为等那一声“珍重”。他们的赠答诗里常有“此去经年”的怅惘，越是动荡的年月，这怅然就缠绵得越深。因为这一别，往往就是山海永隔。于是，每一次分别都郑重和极具仪式：在长亭饮尽杯中酒，看着对方的船变成江心一点墨痕，等到连桨声都听不见，才挥手兹去。


而雪总会在这时落下，它让离别变得柔软，让远山模糊成可以任意想象的形状。江淹在渔浦的雪中回望，定山就成了故人远去的背影；谢惠连在舟中见雪，便觉得这漫天洁白都是兄长散落的诗稿。雪是温柔的阻碍——它让行舟不得不暂驻，让回望有了理由，让思念得以在天地间纷纷扬扬，铺满了整个江面。

离别了谢惠连，江淹投身了仕途，虽然一路坎坷，但最终官至醴陵侯。经年当官，江淹忽觉自己文笔衰退，他将此怪罪于梦见郭璞向他收回了五彩神笔。杭州萧山区江寺公园门口的梦笔桥，就记载了这个“江郎才尽”的典故。

其实，并非江郎才尽，只是文章与官身不可两全，钩心斗角的朝堂之上早将人搞得精疲力尽。

许多年以后，东坡先生也站在江淹曾经站过的江堤，他在《观潮》一诗中，提到了魏晋故人，他说：“拍手欲朝山简醉，齐声争唱浪婆词。”东坡先生一生的文学成就，都在贬谪的途中，他回首一生，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《自题金山画像》。他说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黄州惠州儋州，都是发配之地。官场越往低谷，他文思越如泉涌。

而江淹，官场一路高歌，文思便一路枯竭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东坡先生在杭州之时，也算是相对得意之日，所以他想批评魏晋的官员，只知喝酒，不干正事。这山简，是西晋镇守四州的将军，每天醉酒，留下了“山简醉”这个典故。

可是谁又不想喝一点呢？特别是在飘雪的傍晚，红泥新炉，炊烟袅袅。又许多年过去，“江东二毛”的大哥毛万龄也来到了江边，他坐在归来的渔船之上，煮一锅江鲜，望着雪中的定山、飘动的风帆，醉了山河，醉了人间。

此时，他听到了一声芦笛，他惊问：“何处有飞仙？”



江淹画像

江淹（444年—505年），字文通，济阳考城人。南朝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围绕他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，一个是“梦笔生花”，另一个则是“江郎才尽”。当今萧山城区留有江寺和梦笔桥，都是与江淹有关的古迹。

江淹自幼聪颖，六岁能诗，少志以汉时司马相如为榜样，勤学上进。十三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家境一时陷入贫寒，江淹不得不采薪奉母，孝闻乡里。困境之下，江淹仍好学苦读，“博览群书，不事章句之学，颇留情于文章”。



徐国庆摄

大雪天出门

文/王太生

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，演绎迷蒙的江胜景。絮舞漫天中，总有几个人在大雪天出门。他们顶着风，在雪中行走，一起一滑，步履维艰，在纷扬的大雪中一走好半天，眉须皆白。

霜前冷，雪后寒。下雪天，人在雪中行走，并不觉得冷，由于行走，加之路滑，有时还走出一身汗，此时抬头望天幕，雪舞龙蛇，风挟雪而行，人走，雪也走。

雪地上留下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，若隐若现。

明代张岱，他要去湖心亭看雪。湖心亭是个赏雪的好地方，此时少有人去，苍穹之下，一人一舟一亭，心境澄明。

唐代孟浩然，踏雪寻梅的足迹渐行渐远，于寂静旷野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。“满头风雪路欹斜，杖履行寻卖酒家。万里溪山同一色，不知何处是梅花”。正是这一份闲趣，让深冬充满生机。

往后四百多年，透过明代王湾《踏雪寻梅图》的纸上寒意，我亦看到主仆数人于积雪覆盖的深山中徒步寻梅，他们在一处山崖处拐弯，显得小心翼翼。纵是路滑山险，风雨肆虐，也难以泯灭心头那份雅意。

踏雪寻梅，是古人冬天里的雅事之一，于雪絮飞天当中，梅花的点缀，冷艳香馨，傲世独立，风骨高洁。

在中国文人的固有思维中，大雪天是一个圣洁的世界，所有的混沌、迷糊、雾霭、暧昧、纠缠都不见了，连虫子都躲在洞里睡觉，天降瑞雪，空气清冽，人反而变得神清气爽。

有人坐不住，在大雪天出门。

晋代的王恭穿鹤氅在雪中行走，风度翩翩，像一只鹤，令观者叹慕，这在当时是个范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说，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尚未发迹时，家住京口。他看见美男子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舆，身上披着鹤氅裘。当时天正下着雪，孟昶从竹篱笆缝隙间看后，赞不绝口：“此乃神仙中人啊。”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。从前的雪真大啊，林冲在鹅毛大雪中走了半夜，路都被湮没了，他只能深一脚浅一脚，摸索着前行。

弥漫天宇、覆盖万物的雪，是消融一个人胸中块垒的酒，散发出的激情，又像大雪一样茫茫无边。大概因为雪有颜色和形态，雪中的山河，看不见来者，找不到回路，旧貌全失，如妆后的佳人，清新雅致，忘了

岁月，也忘了哀愁。

在大雪天出门，会去做些什么？有人去掬几捧雪，放入瓦壶之中，煮雪烹茶。古代有一个人，看到雪这么干净，还想把它腌起来，一层雪一层盐，用箬叶封好，留待做一桌好菜。

也有人去江边钓鱼，柳宗元的诗中，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钓鱼人天冷而浑然不觉，因为他心中有目标，有感觉，有快乐。

大雪天总有几个人出门，有人独走，蹒跚而行，一出数里而不回；也有人乘一叶小舟，迷蒙天地间；还有人骑驴，乘着兴致，朝一个地方奔去，风雪中驴背上吟诗。

唐朝的雪，宋朝的雪，明清的雪，扑在茅草屋脊上，沾在骡马睫毛上，挂在古诗文黑黝黝的树梢上……

大雪天回乡，这个人思乡心切，他是风雪夜归人，在风雪中整整走了一天半夜，推开柴扉，灯窗如豆，有犬吠人声，老酒暖炕等他回家。

风雪夜归人，让人听起来好温暖的名字！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，漫天大雪与幽蓝的夜色，构成他回乡行走的意境。

雪来无声，去无息，岁末拜访，就像一个布衣老友轻叩柴扉。

雪中的世界，无人打扰，一切都已遮盖，此时出门，天地任逍遥。

人在雪地，远观被雪覆盖的房子，它是草庐，如一只鸟巢，茅草毡上滴雪露，草庐中有红泥小炉，在纷雪的映衬下，室内炉火忽明忽灭。

大雪天出门，是一种心情，还有一份神态。

每个人总会遭遇一场大雪。我如果在大雪天出门，会在雪地里刨几颗青菜。被雪覆盖的青菜，由雪捂着，显得翠绿可爱。摘几颗回家，做青菜汤，洗净后，不用煸，也不用炒，直接入锅，一锅汤色碧绿。在这样的天气，哈气成烟，四周安静，让人满足于汤菜白米饭。

大雪天出门，或是为营生，挑两担柴禾去卖，挣糊口养家钱；或是闲逛，过滤心境，高兴时可以堆一雪人，雪人的眼睛是两只黑煤球，长鼻子是一根胡萝卜。那个人，大概是留在风雪中的自己。